

序 言

我從一九五二年起，在山東大學歷史系擔任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的課程，同時開始編寫一部講義，但不盡符合教材要求，以後就索性放開手，寫成《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這一部斷代史。它的上冊在一九六一年七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下冊也已經定稿，一九六六年將要付排，因文化大革命開始，暫時停止排印。

一九七六年冬，推殘科學事業的「四人幫」粉碎了後，上海人民出版社即來信表示要重印我的《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並且出版《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下冊。我覺得很為難。因為這部書是在一九五二年着手編寫的，實際已經經歷了二十五個年頭。我這部書，外界對它可謂毀譽參半；而在二十五年內，歷史學界對有關這段歷史的許多重要問題，爭論甚烈，進展甚快，我不能把二十五年前的舊作，原封不動地重新印出來，勢必大加修訂。於是我就徵得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同意，決意抽出兩三年的時間，重新寫定。並決定把原書改寫成爲《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兩部書。先擠出一年左右的時間，補充修訂了這部《魏晉南北朝史》；如果健康許可，再準備擠出一兩年時間，寫定《隋唐五代史》。

編寫《魏晉南北朝史》，首先要接觸到的是古史分期問題。而我是主張魏晉封建論者，與主張其它各種說法的同志的意見難以統一起來。我在講授這門課程時，爲了避免造成教學上的混亂，盡量不去觸

及這個問題。好在奴隸社會的下限，國內只有三派，而不管哪一派，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農奴——部曲佃客制這一加強過程，是誰都沒有否認或加以抹殺的，所以本書開頭就沒有把奴隸社會的下限問題作為重點來闡述。當然，要把每個人的古史分期主張完全撇在一邊，來談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結構、經濟基礎，是有困難的。我在這裏只是略而不談，有些地方仍然會表現出自己所持的看法，這也可以說是鍥而不舍吧。

魏晉南北朝時期，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態，是世家大族地主佔有了大量土地和不完全佔有土地上的耕作者依附農民——部曲、佃客。這種封建關係的形成，隸屬性是極度強化的，但勞動者和土地的結合，緩和了兩漢以來農民失去土地成為流民這一嚴重的社會危機。這時候的屯田制、占田制、均田制，只是作為這種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補充形態出現的，它們得受到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制約。關於世家大族這個名稱，有不少同志認為不如用門閥士族好。我認為世家大族和門閥士族，其實是同義語。世家這個名稱，可能會和春秋時代的「世卿」、「世祿」混淆，其實是能够區別開來的，春秋時代的「世家」，如淳釋為「世世有祿秩家」《史記·平準書》集解引，我認為這樣解釋是比較確當的。魏晉南北朝的世家就是士族。《新唐書·杜佑傳》：「開成初文宗欲以真源、肅真二公主降士族，詔宗正卿取世家子以聞。」可見世家和士族本來是同義語。「士」「仕」本來是一個字，士族用古義稱士族，而士族二字驟看起來，好像帶有書香子弟的味道。東晉、南朝的琅邪王義之、王穀、陳郡謝靈運、謝朓、南陽庾信、琅邪顏之推，他們才華不世出，稱之為士族倒可以；至如北朝的趙郡李元忠，勃海高麗，這些帶有土豪氣息，沒有一點書香餘韻的，稱之為士族，真是不相稱。所以仍用世家來稱呼他們。大族見《三國志·吳

志·陸遜傳：「世江東大族。」《北史·宋弁傳》：「高門大族。」門閥見《北史·辛術傳》：「管庫〔寒人〕必擢，名閥不遺。」《新唐書·薛登傳》：「魏取放遠，晉先門閥。」門閥和大族雖然不是同義語，但也很接近，只是從字面上看來，門閥的門第更高些一些，一般世家大族有時還不能企及，因此就採用大族這一個名詞了。本書有時出現世族這個名詞，這是根據《晉書·外戚傳》：「庾亮世族羽儀。」《宋書·恩俸傳》論：「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把世家大族一詞簡化一下，就成為世族這個名詞了。當然拙著裏有時也用門閥士族這個名稱，偶或用之應當也是允許的。

還有一個問題得談一談。我是把西周、春秋時期的井田制、書社制，看作農村公社的。一直到現在，我還是堅持這個看法。就是說在當時有兩種基本經濟結構存在，即既存在古代東方的奴隸制度，也還殘存着原始社會遺留下的農村公社制度。到了魏晉南北朝，西晉的占田制，北朝和唐代的均田制，實際又是封建社會前期，地主經濟已經占統治地位下再度建立起來的村社殘存形態。到了唐中葉，均田制破壞，兩稅法實施，我國村社的殘餘形態才基本結束，後來只有實行連坐法的保甲制度還殘存下來罷了。這樣詣着中國封建社會進入它的中期和後期了。

江南的地方經濟，在兩漢以前是不算十分發展的。歷東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北方南下流民和江南土著農民經過長期辛勤勞動，江南的農業和手工工業才有了巨大的發展。侯景亂華和隋文帝滅陳，江南地方經濟一度出現停滯跡象，到了唐代中後期，全國經濟的佈局，又數一揚一益二了。五代十國時期，南宋時期，明清時期，江南地方經濟都有長足的發展，所以江南成為我國最早出現資本主義萌芽的地帶。關於六朝時期江南經濟的發展情況，我們用較大的篇幅來描述它，我想這是有必要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無論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都經過民族融合這個過程。只有通過這個過程，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吸收了新鮮的血液，才會更加發展壯大起來。在我國歷史上的民族關係中，各族人民之間的密切聯繫、相互聯合和融合是主流，是歷史發展的基本趨勢，我們應當給予充分的肯定。與此同時，對於當時各族統治者或政權（國）之間的矛盾和鬥爭，我們也要用一定的篇幅來加以敘述，指出這些鬥爭的階級實質，區分正義和非正義的不同性質。初稿對發展中少數族進入中原地區後採用的胡漢分治政策或胡漢不分治政策，注意得不够，這次也作了一定的補充。初稿對石勒、姚興等少數族上層分子，有肯定之處，這次定稿時也作了較大幅度的修改。

魏晉南北朝時期，在長時期的劇烈的戰爭中，湧現了不少優秀的軍事統帥，他們指揮戰爭的藝術，一直到了今天，還有值得我們借鑑的地方。這一次修改時，也補充了不少軍事史方面的內容。這裏着重說一說《尚書·仲愬之語》裏提出的「取亂侮亡」的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如果內部安定團結的話，無論敵人勢力怎樣強大，也不見得會被消滅掉。十六國時期，前趙進攻前涼，前趙主劉曜有二十八萬軍隊，「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前涼張茂雖然只有幾萬軍隊，但內部和睦，使敵無隙可乘。後來後趙主石虎也動員了十多萬軍隊進攻前涼，還是攻不下來。相反，兵力雖然強大，如果內部充滿矛盾，像前秦主苻堅就率八十七萬人大舉南下，同只有八萬人的晉兵會戰于淝水，也會一敗塗地。劉裕北伐的兵員並不比後秦多，只是趁着後秦姚氏衆叛親離之際，「取亂侮亡」，終於攻下長安，滅掉後秦。所以，只要自己內部安定團結，別人就不敢輕易欺侮自己，在中國歷史上，這類例子還很多。這個歷史教訓，我們應該好好記取。

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匈奴、羯、氐、羌、鮮卑等部族已經融合到中華民族的主體漢族裏去了。此外構成中華民族的一些部族，如東北的夫餘、沃沮、勿吉、室韋、庫莫奚、契丹各族；西北的高昌、烏耆、烏茲、于闐、疏勒諸城邦；西邊的吐谷渾、附國、女國、鄯善、岩昌、党項各部落；西南的東爨、西爨各部落，他們的社會制度和政治活動，在我的初稿中，都沒有涉及，這次都加以補寫了。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四鄰的友好往來，也是非常頻繁的。東方和海東的高句麗、百濟、新羅以及日本、北方和柔然、高車、突厥、西北和大月氏、罽壁、波斯、粟特、大秦以及五天竺國家；東南和占婆、扶南、獨牙牙、龜門、耽蘭、河羅單、盤盤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在拙著《魏晉南北朝隋初唐史》上冊裏都不會提到。這次稽考《吳時外國傳》、《梁書·諸夷傳》和北朝諸史，加以補寫。我個人有一種願望，希望這使中國古代中世紀歷史能和世界歷史聯繫起來；同時也想說明三至六世紀的東方各國，並不如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所說那樣，還都處於蒙昧落後狀態，其實它們是有較高的文化的。而且，它們相互間往來頻繁，包括派遣使節進行訪問和開展經濟文化交流，這些友好關係是值得加以闡揚的。

在解放前，有人把魏晉南北朝時期看作是中國史上的黑暗時代，認為它一團漆黑，社會經濟停滯不前。本人也會受到過這個看法的影響。後來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世界歷史，逐漸改變了這個看法。是的，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自然經濟佔絕對統治地位，貨幣近於廢棄，這是由於封建依附關係的加強而造成的，但不等於說這個社會就裏足不前了，這個社會的文化就不再向前發展了。相反，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經濟思想、哲學思想、宗教思想、史學著作、地理學著作、文學創作、文學批評、繪畫、書

法、雕塑、音樂、舞蹈、雜技等等，以及科學技術方面，都有重大的成就。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化上的成就，為以後唐宋時期文化的繁榮和發展準備了充分的條件。本書文化部分佔了全書十二章中的三章之多，幾乎佔了全書的四分之一篇幅。當然，由於我的水平低，這部分內容不但還有疏漏的地方，而且大半借用了前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來作一般性敍述，寫來也浮光掠影，不够深入，這是應該向閱者致以歉意的。

本書從初動筆，到這一次改定為《魏晉南北朝史》，前後經歷了一個世紀的四分之一。詳略既不得當，前後又難免有不能照應和互相重複的地方，尤其本人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不够，觀點、方法都存在很多問題，希望歷史學界的同志們，嚴予批評，如果我有第二次修改的機會，我一定遵循同志們提出的意見，再作修改。

本書在編寫之初，得到山東大學歷史學教授童書業同志的幫助很大，他雖然不是專門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但幫助我把這部書的架子搭了起來。我們是上下樓的鄰居，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他都臥病在家，時時過從，就共同討論了大家對之都有興趣的意見。可惜書業同志逝世已十年，這次改寫時，就無法向他請教了。寫到這裏，不禁為之泫然。這個改寫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歷史讀物編輯室林燦卿同志予以細微的審核，並提出許多寶貴意見。書中所附的歷史地圖，是請復旦大學歷史系歷史地理研究室劉思源同志核繪製的，在這裏一併表示感謝。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三國分立

第一節 東漢王朝的崩潰

東漢統治的危機(一) 東漢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的尖銳化(二) 黃巾大起義(三) 統治階級的混戰給社會帶來了巨大破壞(四) 自然經濟完全佔統治地位(五)

第二節 曹操的統一北方

曹操的崛起和取得兗州牧的統治地位(六) 曹操能够統一北方的幾個重要因素(七) 曹操興置屯田的成功(八) 官渡會戰前曹操的攻取徐州(九) 官渡之戰(十) 赤壁之戰(十一) 曹操的進兵關隴與漢中的得而復失(十二) 曹操利用孫權解除襄樊的威脅(十三) 對曹操的評價(十四)

第三節 蜀漢的興起與衰亡

劉備取得荊州(十五) 劉備入蜀和攻取漢中(十六) 劉備猇亭之敗(十七) 諸葛亮的安撫南中(十八) 諸葛亮的北伐(十九) 蜀漢的衰亡(二十)

第四節 吳在東南的開發

江東的開發與東吳政權的建立(九) 東吳的屯田(100) 東南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101) 台灣和大陸經濟文化的聯繫(103) 東吳和南洋經濟文化的交流(104) 部曲佃客和江東世家豪族大地主(105) 東吳的衰亡(105)

第五節 曹魏的經濟與政治

曹操的田租戶調令(113) 曹魏的屯田制度(113) 曹魏的興修水利與北方農業生產的復蘇(114) 屯田制度的逐漸破壞(115) 九品官人制度的產生(116) 曹魏前期的政治(113) 曹魏的衰亡(114)

第二章 封建關係的加強

第一節 世家大族經濟勢力的發展與部曲佃客制度的形成

世家大族經濟勢力的發展與門閥士族制度的形成(141) 世家大族莊園的各種類型(144) 佃客與部

曲(145) 門生與故吏(146) 奴隸制殘餘的嚴重遺留(148)

第二節 西晉的占田法

占田法的實施(151) 太康時期的繁榮景象(153)

第三章 西晉的暫時統一及其崩潰

第一節 西、北各少數族的內遷

匈奴人的遷徙(157) 烏桓、鮮卑的分佈地區及其社會制度(158) 氐、羌的分佈地區及其遷徙(159)

寶人的分佈地區及其遷徙(160) 漢族統治階級對內遷各族的奴役與剝削(160)

第二節 西晉的黑暗統治與「八王之亂」

西晉的門閥政治(二〇九) 統治階級的貪暴與奢侈(二一〇) 賈后干政與「八王之亂」(二一四) 西晉王朝的滅亡(二一五)

第三節 人民的流徙與流民起義

漢族人民的流徙(二三三) 流民入蜀與成漢建國(二三四) 流民起義的繼續發生(二三八)

第四章 十六國

第一節 胡羯的建國

匈奴劉氏王朝的建立(二三五) 匈奴劉氏王朝的衰亡(二三七) 後趙王朝的建立及其政治(二四一) 石虎的殘

暴統治(二四二) 梁犧起義與後趙王朝的衰亡(二四三) 冉闔的反胡羯鬥爭(二四九)

第二節 前燕與前秦的對立及苻堅的統一北方

前燕慕容氏的興起(二五七) 慕容垂的襄邑之勝(二五八) 前燕王朝的衰亡(二五六) 前秦苻氏王朝的建立(二五四)

王猛輔秦與苻堅統一北方(二五五) 前涼政權的興替(二五六)

第三節 泗水之戰與苻堅的敗亡

苻秦政治的漸趨紊亂(二五七) 苻秦對東晉的戰爭(二五八) 泗水之戰(二五九) 前秦王朝的滅亡(二五六)

第四節 泗水戰後北方的再分裂

後燕與西燕(二五〇) 北燕與南燕(二五七) 後秦、大夏與西秦(二五九) 後涼與南涼(二六七) 西涼與北涼(二六九)

第五章 東晉王朝的建立及其政治

第一節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

三一八

三一八

江東世族地主的「三定江南」(二八) 北方世家大族的南渡與東晉王朝的建立(三〇)

祖逖北伐(三四)

南北世家大族的矛盾(三七) 王敦跋扈與蘇峻舉兵(三〇) 桓溫的三次北伐(三三)

• 4 •

第二節 北方流民的南下與東晉政府的對策

北方流民的南下(四三) 儒州郡與土斷制(四六)

三四三

第三節 孫恩盧循的起義與東晉王朝的崩潰

北府兵與荊揚內爭(三五) 孫恩領導的浙東農民起義(三〇) 東晉王朝的衰亡與劉裕的當國(三四)

三五六

盧循北進的失敗(三七)

第六章 南朝的政治與經濟

第一節 宋初內政及北強南弱局勢的形成

劉裕滅後秦(三九) 宋初內政(三三) 北魏的南侵(三七)

三七七

第二節 宋齊梁的更替與南朝世族制度的僵化

宋齊梁的更替(三一) 南朝的世族(五六) 寒門將帥勢力的逐漸擡頭與寒人的典掌機要(四四)

三九一

第三節 南朝自耕小農經濟的繼續衰頹與軍事力量的繼續衰落

兵士身份的繼續低落(四五) 自耕小農經濟的繼續衰頹(四三) 南朝的農民逃亡和農民起義(四五)

四一九

第四節 侯景亂梁與南朝的再削弱

蕭梁內政與對魏戰爭(四五) 侯景之亂(四五) 蕭繹滅侯景與定都江陵(五五) 江陵的陷落(五六)

四五一

第五節 陳王朝的建立與衰亡

四五八

陳王朝的建立(四五六) 江南地方豪強勢力的興起(四六一) 陳爭淮南及其衰亡(四六四)

第六節 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

豫州「蠻」與荆、雍州「蠻」(四六六) 傣人與俚人(四七一) 僊族(四七三) 麥族(四七四)

第七節 江南經濟的發展.....

農業的繼續發展(四七五) 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四七九) 貨幣問題與對策(四九〇) 經濟重心的逐漸南移(四九五)

四七五

四六八

第七章 北朝的政治與經濟

第一節 北魏初期的社會性質

鮮卑拓跋氏的建國 拓跋氏是鮮卑族部落聯盟中的一個構成單位。拓跋族的原來居住地，是在今天的黑龍江省嫩江流域大興安嶺附近。拓跋部的歷史序幕掀起，是在成帝拓跋毛時期，《魏書·序紀》稱他為「遠近所推，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三十六國，大概是指三十六個部落而結成的部落聯盟，拓跋部是三十六個部落中的一個部落，可能拓跋毛曾經被推選擔任過部落聯盟的會長。這三十六個部落，是由九十九個大氏族所構成的。三十六國也好，九十九姓也好，拓跋部後來離開嫩江流域以後，就和他們沒有多大聯繫了。《魏書·官氏志》所載的三十五部（加上拓跋部，為三十六部），是拓跋部南出以後重新組合；其餘七十六個姓氏，也很少是原來九十九姓的後人。《魏書·官氏志》也明白指出這七十六個姓氏，是在神元皇帝拓跋力微到了塞上以後，「餘部諸姓內入者」，加以接納，和嫩江流域時期的九十九姓，不見得有多大密切關係。

拓跋部到了宣帝拓跋推寅（第一個推寅）時期，正是東漢初年。這時北匈奴西遷，南匈奴保塞，草原上出現了真空狀態，鮮卑部在拓跋推寅的領導下，也開始「南遷大澤，方千餘里，厥土昏冥沮洳」（《魏

書·序紀》。這個大澤，可能是今天內蒙古呼倫貝爾盟的呼倫湖。

拓跋部在呼倫湖附近住了七代。到了獻帝拓跋鄰統部時期，「七分國人」，把拓跋部分為八個小部落——族，命這八個部放棄呼倫湖附近的牧地，繼續向南遷移。所有「遷徙策略」，多由拓跋鄰來決定，鮮卑語裏稱肯鑽研問題的人叫推寅，所以也呼拓跋鄰為推寅（第二個推寅）。這個推寅據近人研究，就是參加東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部落聯盟的西部大人推演，我個人是同意這一說法的。拓跋鄰的兒子聖武帝拓跋詰汾聽從了父親的話，開始「南移，山谷高深，九難八阻」，「歷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魏書·序紀》）。這一部落也就參加了檀石槐為首的部落聯盟。

拓跋部的一支，由拓跋詰汾的長子禿髮匹孤率領，從塞北遷居河西。匹孤的曾孫樹機能，在晉武帝時起兵抗晉，曾攻破涼州。十六國中的禿髮烏孤，就是這一支的後人，禿髮即拓跋之異譯。

拓跋氏的另一支，也就是拓跋族本支，從拓跋詰汾的次子拓跋力微時代起，就游牧於雲中一帶（今內蒙古托克托縣東北雲中古城）。因為鮮卑族、烏桓族都把頭髮剃去一部，而拓跋部還打着辮子，因此當時人稱他做「索頭鮮卑」。

拓跋部在酋長拓跋詰汾遷居漠北時代，還是一個小部落。到拓跋力微時也只附屬在沒鹿迴部大人紇豆陵氏之下。其後兼并了沒鹿迴部，「諸部大人悉皆款服，控弦上馬二十餘萬」（《魏書·序紀》）。公元二五八年（魏曹髦甘露三年），遷居定襄之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北），是年四月，舉行「祭天」大典，開了一個由部落貴族和扈從武士所操縱的部落大會，「諸部君長皆來助祭」（《魏書·序紀》）。在這一次大會中，拓跋部正式取得了部落聯盟的領導權，拓跋力微也鞏固了世襲的大酋長地位。部內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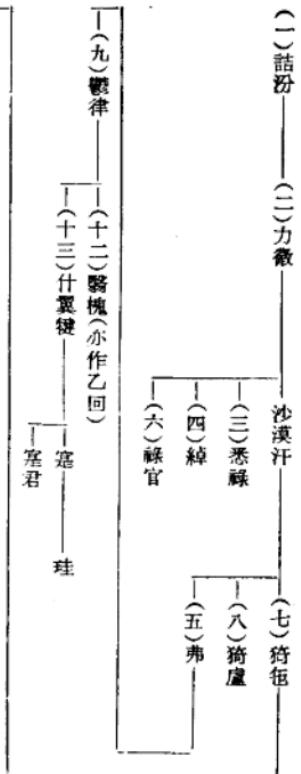
訴訟之事，由大酋長和四部大人（由部落聯盟中選出來的）商議判決，但還沒有法律和監獄，拓跋部這一階段還沒有形成正式的國家。力微死後，「諸部離叛，國內紛擾」。到了公元二九五年，力微少子祿官統部，拓跋部仿匈奴舊制，分國人為中、東、西三部。祿官自為大酋，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今河北沽源縣東南），為東部；力微長子沙漠汗之子猗弒，居代郡參合陂（今山西陽高縣東北）北，為中部；猗弒弟猗盧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北），為西部。其後猗弒、祿官先後病死，公元三〇八年，猗盧總攝三部，「控弦騎士四十餘萬」，成為塞上一支強大的力量。時值西晉末年，中原大亂，西晉并州刺史劉琨要依靠拓跋部的幫助來和劉、石對抗，乃在公元三一〇年，請求晉朝封猗盧為代公；公元三一四年，又進封為代王，并割陘嶺以北（今山西代縣西勾注山以北）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之地與猗盧。猗盧得很多晉人的歸附，拓跋部的勢力，更為強盛。猗盧再傳至拓跋鬱律時期，拓跋部雖仍不得逞志於中原，而向草原上發展，却是「西兼烏孫故地，東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馬，將有百萬」。又數傳至什翼犍。拓跋什翼犍曾為質子於石趙歷十年之久，受漢文化浸潤較深。公元三三八年在繁峙（今山西渾源縣西）北即代王位後，「始置百官，分掌衆職」；用漢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始制法律，規定反逆、殺人、姦、盜等罪的刑罰。代國至此正式具有國家規模。什翼犍於公元三四〇年定都於雲中的盛樂宮，公元三四一年又於盛樂故城南八里築盛樂新城，代國開始有了定居的政治中心。定居以後，種植穄（糜子）田，農業也開始發展起來了。公元三七六年，前秦苻堅出兵二十萬擊代，什翼犍大敗，逃往陰山之北，部落離散；又遭高車部落四面鈔掠，「不得芻牧」。什翼犍不得已退回漠南，回到雲中就為其子寔君所殺，秦遂滅代。

代國滅後，什翼健之孫拓跋珪，先後流寓於獨孤部與賀蘭部。淝水戰後，苻秦政權顛覆，慕容垂稱帝於中山，建立後燕。公元三八六年拓跋珪也糾合舊部，在牛川（今內蒙古錫拉木林河）召開部落大會，並即代王位，同年又改國號曰魏，稱登國元年。那時塞上鮮卑化的匈奴族獨孤部（即屠各部）的勢力頗為強大，拓跋珪是慕容垂的外甥，所以慕容垂支持拓跋珪，命其子慕容麟率兵會同拓跋珪消滅獨孤部和另一賀蘭部。拓跋氏在攻滅獨孤部時，虜獲到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二部消滅之後，拓跋魏遂成為塞外唯一的強國。慕容垂見拓跋珪的勢力日益雄厚，會威脅後燕的安全；同時慕容垂又想掠取拓跋珪的馬匹畜牲來充實他的軍隊配備，遂命太子慕容寶率兵八萬進攻拓跋珪。拓跋族那時還過着「逐水草」、「無城郭」的游牧生活，聽到慕容垂來攻，拓跋珪就遠徙河南（今內蒙古伊克昭盟）。慕容寶的出兵，是在公元三九五年的五月；拓跋珪的避到河南，是在這一年的七月。到了這一年的十月二十一日，慕容寶的遠征軍已出師五月之久，因為達不到與拓跋珪軍隊的主力決戰的目的，塞外嚴寒，只得撤兵。十一月九日，拓跋珪親率精銳二萬餘騎追擊慕容寶軍，到達參合陂（參合陘，今內蒙古涼城縣西北五十里石匣子溝）。十日晨合戰，慕容寶軍大敗，「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結果「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擒」；「文武將吏數千人，兵甲糧貨以鉅萬計」，均落入拓跋珪手中。慕容寶單騎逃走，「其遺逝去者不過數千人」（《資治通鑑》晉孝武帝太元二十年）。拓跋珪把俘虜到的後燕軍士四五萬人全都阬殺，燕軍精銳至此已損失太半。公元三九六年，慕容垂親率大軍（這些新軍是從龍城調來的，是後燕僅有的補充隊伍），直撲雲中，拓跋珪時已退守善無（今山西左雲縣西北）。慕容垂攻破平城（今山西大同市），駐平城十日，拓跋珪退保陰山。慕容垂因病班師，歸途病死。慕容垂

這次出兵，雖攻下平城，收拓跋氏部落三萬餘落，但始終未能搜索到拓跋珪軍隊的主力以進行決戰，旋因病重班師，平城終亦不能守，後燕在軍事方面的頽勢，迄未能有所挽回。垂死，拓跋珪遂挾其優越的騎兵，長驅進入中原。

拓跋珪乘慕容垂新死，進兵中原，攻取晉陽、中山、鄆等名都重鎮，盡有今山西、河北二省之地。公元三九八年，珪定都平城，即皇帝位，是為魏道武帝。到了其孫太武帝拓跋燾時，滅匈奴族夏赫連氏（公元四三一年）、北燕馮氏（公元四三六年）、盧水胡北涼沮渠氏（公元四三九年），統一了黃河流域，與江東的劉宋王朝對峙，成了南北朝的局面。公元四五〇年，魏太武帝拓跋燾又進兵經略江淮，至瓜步，掠淮南五萬餘家而還。到這時候，北方的實力已經壓倒南方了。

北魏道武帝以前拓跋氏世系表



（十）賀傉
（十一）紇那（亦作敦那）

北魏的社會性質 從社會發展的階段來看，拓跋氏在拓跋珪入主中原以前，還停留在氏族公社組織繼續解體，奴隸使用制度發展極不成熟的階段。在道武帝入主中原之前，拓跋氏還長期保存着氏族關係，這點可以在穩固的貴族氏族聯繫上，在拓跋氏自拓跋詰汾以下會長的氏族傳統中，例如兄弟輪替繼承王位的兄終弟及制方面，得到確切的證實。在拓跋詰汾之前，拓跋氏的世系除宣帝推寅一人之外，蓋不可盡信；而到了道武帝之後，兄終弟及制才為嚴格的嫡長子繼承制所代替。

因為拓跋氏在鮮卑族中是比較落後於其他部落的一支，他們到了拓跋珪建國以前，還過着游牧的生活，他們作戰的行伍，也還以部落組織方法為根據，即凡是有著血親關係的人，總是並肩作戰。所以拓跋氏於道武帝時代開始在塞上定居劃分新土地，如《魏書·外戚·賀訥傳》所稱「太祖（拓跋珪）平中原，……其後離散諸部，分土定居，不聽遷徙，其君長大人，皆同編戶」，這時候也是受着這一部落中的氏族關係的組織方法所支配的，每一個部落佔有一塊一定的土地定居下來。正如恩格斯在《馬克思主義文書》中所說：「每一個部落都定居下來了，但他們的定居，決不是任意地或偶然地，而是……依據部落成員的血統關係住下來的。血緣關係較近的一個較大的集團，分配到一定的地區，在這個地區裏面，包括着若干家庭的一個一個氏族，又按村落的形式定居下來」（恩格斯：《德國古代的歷史和語言》，第一三六頁）。鮮卑的分土定居，是在北魏登國九年（公元三九四年）開始的，由於那時的拓跋族還是採用軍事部落組織，因此，後來史官修史時，為了比附古制與漢族固有的制度起見，就把這種「分土定居」稱為「屯田」，以比附漢魏的屯田。如《魏書·太祖紀》：「登國九年三月，北巡，使東平公元儀屯田於河北五原（今內蒙古包頭市西北及烏拉特前旗東），至於樞陽塞（今內蒙古包頭市東）外。」又《北史·魏秦